

于山之上

■ 缪淑秀

“贪财明朝重九，不知过了中秋。人生有得许多愁，唯有黄花如旧。万象亭中酹酒，九江阁上扶头。城鸦唤我醉归休，细雨斜风时候。”中秋登于山，戚公祠中遇万象亭，重读辛弃疾这首写于1193年重阳的《西江月》，感念千年来这座山与名儒志士的家国情怀。

于山是一个海拔仅50多米、占地面积不足12公顷的小山丘，由于地处城市中央，周围山麓多有名人故居、精舍、书院、书楼，历代世族官宦、文人学士无不到此寄情山水，宴集赋诗，留下无数感传不衰的名篇佳作。其中不能不提及辛弃疾与郁达夫。

宋光宗绍熙二年(1192)，辛弃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。第二年秋，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。辛弃疾为政清廉，关心民瘼——作为提刑官，他智断冤案；作为知州，他施行新政，清理田赋，改行钞盐法；作为安抚使，他招兵买马，广纳贤才，欲打造万副铠甲，充实抗金财力武备。然而，辛弃疾的满腔热血终不被主和派接纳，屡遭劾奏。1194年夏，辛弃疾被扣上“残酷贪饕”的罪名再次遭罢免，赋闲乡野。“干骑而今逾白发”，他将满怀的报国情怀托付于清风明月。这位命运多舛、壮志难酬的才子于闽两年间填词32首，留下了他对这片山山水水的挚爱，也留下了

难以实现平生抱负的惆怅。

时隔700多年后，一位叫郁达夫的江南才子怀着同样的家国情怀登上于山。

“三百年来，我华夏威风久歇。有几个，如公成就，丰功伟烈。拔剑光寒倭寇胆，拨云手指天心月。到于今，遗饼纪东征，民怀切……”郁达夫这首《满江红》写于1937年9月。1933年，十九路军蔡廷锴、蒋光鼐等将领在于山补山精舍召开秘密会议，联合李济深等人发动反蒋政变，在福州成立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，史称“福建事变”，亦称“闽变”。此时，正值国共二度合作，郁达夫从上海绕道宁波、杭州，回到福州，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，投身抗日宣传，他登临于山，凭吊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，怀古伤时，自勉自砺，坚定抗战信念。词中所说的是戚继光的事迹。明嘉靖年间，戚继光抗倭东征，凯旋经过福州，父老乡亲在于山平远台设宴饯行，勒碑记功，并修建戚公祠、蓬莱阁、武威塔纪念戚继光，将其醉后酣睡的石头命名为“醉石”，在醉石亭下刻“誓雪国耻”。

1936年，郁达夫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、公报室主任。作为新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的发起人，郁达夫提倡“为抗战而文艺，为国防而文艺”，创作了大量呼吁抗战救亡的政论、杂文，但留词不

深山柿子红

■ 林万春

嘴蜜甜到了心里。

“七月石榴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红了皮”。我知道，柿为柿科柿属乔木植物，我国有六七十多个品种。据《八闽通志》记载，福建主要有花柿、卵柿、乌柿、朱柿等，闽北和古田的品种较多。闽台一家，台湾嘉义县番路乡500公顷柿林，是100多年前从福建引进的，越做越强，被称为“红柿之乡”。为打造柿子产业文化，乡人举办隆重仪式，立一株年逾百龄的“柿子王”为“代言人”，设计了吉祥物，大开满“柿”全席，一时风生水起……

家乡风俗，柿子讨人喜，中秋上供、老人祝寿不可或缺。“柿”与“事”谐音，柿子和橘子摆一起，表示“万事大吉”；而荔枝与柿子并列，寓意“利市”。加上柿子营养丰富，糖分、蛋白质、胡萝卜素等比一般水果高一两倍，还含有丰富的瓜氨酸，无论果、叶、根，甚至柿饼上的白霜都有药效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上记了一笔，“柿乃脾、肺、血分之果也”，是慢性支气管炎、高血压、动脉硬化的天然保健品。还有，地方志介绍，清

多。《满江红》独辟蹊径，上阙感华夏之威壮，叹三百年来盛势渐衰，追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卓著功勋；下阙凭吊英风，表达对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敬仰与追思。

此后，郁达夫多次登临于山，又赋绝句二首。《于山戚公祠题壁》云：“输他少保姓名扬，举世皆闻不抵抗。四百年来陵谷变，而今麦饼尚称光。”《游于山戚公祠》云：“于山岭上戚公祠，浩气仍然溢两仪。但使南疆猛将在，不教倭寇渡江涯。”这两首诗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，期望能涌现出戚继光那样的猛将，挽救民族危亡。

不久，抗战形势日紧，郁达夫奔赴南洋宣传抗日救国。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，郁达夫隐藏真实身份，一边秘密宣传，一边被迫担任日军翻译。1945年，日本兵投降前夕，郁达夫被宪兵认识破身份，被暗杀于苏门答腊。

“闽中风流赖扶持，气节应为弱者师。万国亡家破后，对花洒泪岂成诗”。如今，站在戚公祠中作为郁达夫史迹馆的蓬莱阁前，依然能感受到郁达夫为祖国“永保金瓯无缺”摇旗呐喊的家国情怀。如果说于山是福州历史文化的缩影，大概源于她承载了榕城儿女对一代代名儒志士永恒的思念吧。

未几次灾年，五谷歉收，这里的老百姓纷纷以柿饼代粮度荒。至今城南一带农村，柿子饼做得特别好——“岁月无语，惟物能言”。

我比较喜欢柿子，不仅水分多、软甜爽口，还润喉止咳呢。我在山村五年，教了整整五年书，案头应季柿子也陪了我五个春秋。宋田园诗人范成大诗“清霜染柿叶，荒园有佳趣”；擅长山水的杨万里也唱道“冻乾千颗蜜，尚带一林霜”，我有体会。白居易、陆游、杨慎、袁宏道等文人都写咏柿诗词，各有情趣。

不过，我最喜欢的还是张舜民的这首：“屈曲清溪十里长，净涵天影与秋光。此行却在樊川尾，稻熟鱼肥柿子黄。”一川碧水，将眼前成熟的柿子和稻香、鱼肥并列，抒发了丰年喜悦。我联想到插队的这个村，改革开放，山好水好。但愿它越来越好，就像十月的柿子——红透了。

【四季风物】



一杯红茶的朝圣之旅

■ 林津津

在一杯醇厚的茶汤里，光泽红茶与我们邂逅，散发馥郁的茶香。千年时光轻轻落在香韵中，绵久甘甜，意境悠远。

嗅着这缕千年茶香，我们开启了一段寻访光泽红茶的朝圣之旅。四月的光泽，时而蒙蒙的细雨，给山峦溪流上一层朦胧的气色。此刻的光泽，犹如含在雨中的一颗明珠，湿润而恬淡。

司前干坑红茶

光泽位于闽江源头、武夷腹地，素有“一滩高一丈，光泽在天上”之说。光泽建县始于宋太平兴国四年(979)，是一座千年的古城。“光泽”含山光水色之意，境内群山耸立，林海茫茫，又是百溪集聚之地，溪河纵横，涧泉稠密，清康熙三十三年《光泽县志》就以“青山耸翠，碧波荡秀”八字来描绘光泽的地理特征。正是这样的钟灵毓秀之地，铸就了光泽茶叶的卓越品质和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历史。

顺着闽江支流富屯溪的源头北溪，车子在山高谷深中蜿蜒而行，司前乡干坑的美景正在古老的水墨里逐一展卷。这一带的山重重叠叠，树都不高，但繁茂碧绿。水幽碧澄澈，顺着山势潺潺地流向小溪涧，浅滩里大小不一的鹅卵石，有的地方密实，有的地方稀疏，翡翠般透亮的溪水氤氲出难以描摹的光影，呈现着富有动态的层次——这便是香炉峰下的崩山溪涧，浮光水色掩映着青山绿水，只一眼，便叫人挪不开眼。

四月的茶树沐浴在烟雨中，层层堆叠，绿波流转，茶芽汲取了高山云雾的滋养，萌动着呼之欲出的春日气息。

干坑与武夷山桐木关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，茶树多是祖辈遗留和自然繁衍，树龄也多在百年以上，散乱生长在山涧边、石缝里、树丛中、竹林下，一簇簇漫在高山云雾里。山的气息滋养了干坑茶树鲜活野逸的品性，成就了一款好茶的天赋底质。

干坑红茶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。早在明末清初，干坑小种红茶就被定为“天字一号”享誉欧洲，深受达官贵人喜爱，并成为英国皇室贡茶。1662年，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两箱红茶妆收即源于光泽干坑、武夷山桐木、建阳拗头的古老茶产区。“晴天早晚遍地露，阴雨之时满山云”，干坑以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，孕育着优质茶树。

在英丙茶舍里，我们见到茶农吴国华。康熙年间，吴氏祖先从江西迁到司前崩山村定居，家族的制茶技艺世代相传，到吴国华手上已是



李海燕图

第十代。吴国华个不高，平头，话少，给人的印象含蓄内敛。一波茶客围拢着茶席东瞧西望，吴国华不紧不慢烧水、温杯、炉烟凝碧，手冲一盅，浓郁的玛瑙红茶汤如琼浆澄澈，轻啜一口，桂圆香漫在鼻尖，满口醇厚甘甜。

香炉峰下崩山吴氏茶作坊里，木地板上正晾晒新鲜采摘的翠绿茶青，完成晾青后茶叶便从二楼的漏斗投放到萎凋槽中继续加工。传统的红茶手制沿袭了烟熏古法，烧制松木，用松烟萎凋，揉捻、发酵、过红锅、再捻。松木烟火的侵入，茶叶扭曲干枯，不同的成分在叶底里冲刷激荡，慢慢酝酿出特有的茶叶香味，并在茶质的封锁中逃逸而出，闯入鼻息。据说18世纪初，吴家每年可制茶十余担，再经由茶商远销英国。一片带有中国泥土气息和火候艺术的叶子远渡重洋，开启了异域的滋味之旅，并以醇厚的东方口感，浸润西方的优雅。

茶坊里，传统制茶的木质器具仍在，现代机械发出“吭哧”的低沉声响。时光恍惚，百年茶坊的光景瞬间在脑海中交错浮现。在时空场景中，古法制茶的守正与创新得到了最佳诠释。

从崇仁古街到茶市街

明清两代茶事的繁盛，在光泽的古街市里是留有余韵的。

到达崇仁古街时，已是日中时分，雨还未停，浙浙沥沥地落在鹅卵石铺就的古道上，沿街细小的凹凼泛着温润的光。铺角、石阶青苔杂芜，鲜绿的植物悄然从泥土、石缝里钻出，古厝石壁渗出的斑驳痕迹，为古街添一抹庄重的色彩。

崇仁古街始建于宋，古时称“五里长街”，由民宅、祠堂、庙宇、书院、牌坊、戏楼等组成，古街至今还较完整保留有龚宅裘氏家祠、福字楼、节孝牌坊、崇仁书院等古建筑。明清时期的崇仁

古街背靠北溪，因水路的便利，成为寨里、司前乃至江西毗邻数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。古街道的方石板历经百年仍然闪闪发亮，光可鉴人。沿街廊柱窗花雕饰的精美花纹无声诉说着显赫的过往，有些厅厅与门楣上还留有深深的车辙。一切的砖瓦木石，都引人梦回茶商往来、舟车穿行、人潮涌动的商市繁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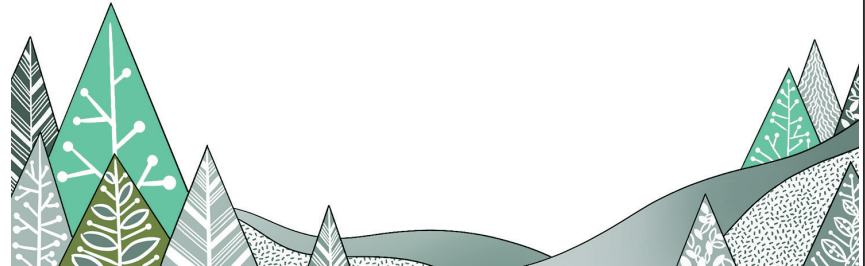
古街不远处，是北溪流过的崇仁古街码头遗址，旧时，茶商茶贩们挑着茶，在货排、竹排、麻雀船之间来往穿梭，都从纵横交错的水路中经寨里、崇仁直通城关……

城关绵延细长的茶市街，亦称“茶焙街”，因茶叶的焙制与经营得名。西溪顺着这条街蜿蜒而下，街内拥有县城最大的水运码头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闽赣边境水路商贸中转站。在某个时光片段里，街巷茶铺林立，茶市喧闹，叫卖声声，人间烟火气充盈其间。借由码头、驿站和悠悠的水路，光泽红茶宛若茶香的弥漫，流向了福州、厦门等地，以及世界各地。

如今，茶市街的繁华已然沉寂，古街只留给人们一些印迹，但这茶气弥漫的地方宛如一片舒展的茶叶，衬托着闲情优雅。又或许，来这里慢慢走一走，循着古老的民宅、斑驳的砖墙、悠长的巷道，在古老的茶香里浸润，仿佛还能听到不远处码头的号子声，看到船夫们拉着纤逆流而上，应当是这样敢干敢拼的精神，才铸就了光泽红茶一个时代的荣耀。

一片茶叶将光泽山水描刻入骨，松烟飘香，化水为诗，茶韵悠长。慢悠悠地泡开一壶光泽红茶，便是泡开了光泽的山水，通体温暖舒畅，在那茶树站立的地方，似乎听到了古老久远的呼唤。

【福中知福】



我与培奋相识已久。记得在2014年时，我与他第一次在办公室见面，他带来一本介绍永泰嵩口的画册。我一边听着他的介绍，一边粗略地翻阅画册，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。嵩口是个古镇，这位镇党委书记对古村落有着别样的情愫，他较早关注古镇的保护，并采取实实在在的举措推动此项工作，为嵩口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之后，又陆续读到一些关于永泰庄寨保护的文章，更感受到他一颗古村落保护炽热的心。前些时间，参加了在永泰举办的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论坛，论坛还举行了一个他的新著《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》首发仪式，这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回来后，我细细读了这本书，颇为受益。

读完这本书，我想到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。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他在重刊序言中写道，当时写这本书，“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”，“尝试什么呢？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什么’”。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本色》开篇就写道，“从基层看上去，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”，他要借“乡村社会学”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。培奋的这本书，与《乡土中国》一样，都是通过大量乡村调查写出的一本书。所不同的是，费孝通先生以20世纪四十年代乡村为研究对象，他用27篇文章回答了“乡土中国”和“乡土重建”这两个大问题；培则立足乡村振兴这个背景下，思考和回答乡村振兴中所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。所以我说，这是一本“培奋到村”的思想沉淀出的书。

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调查研究，调查要沉下去，把身沉下去，把心沉下去，培奋做到了这点。他在《我们为什么回农村》自序中直言：“我喜欢农村，希望唤回原来那种充满人情味、烟火味的农村。”我读这段话时，仿佛体会到培奋在言语中表达出的一种喜欢中的淡淡忧伤。一个唤回，说明他害怕失去；为之忧，他走进乡村，开展了大量的乡村调查。这些年来，他的足迹遍布永泰的山山水水，甚至走得更远更广。他走进永泰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庄寨、走进传统民居、走进农村宗祠、走进旧影院，走进传统民居改造后的民宿，还走进福州晋安区的九峰村、宁德屏南县的龙潭村。在这过程中，接触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人，包括基层干部、专家学

者、普通百姓等，倾听意见建议。我这样认为，他在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，都是以“走进”为基础，以“倾听”为前提。他如一个跋涉者，走走、看看、听听，最终以“理想的方式”，产生了这些沉淀出的思想结晶。

研究要“浮”上来，要在获得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，在大量的感性认识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、仔细分析，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“钥匙”。通读培奋的每一篇文章，几乎是按照“问题—看法—对策”这样的逻辑思路来写的。比如，在《宗祠作用大》中，他从“孙君说宗祠是农村的重要标志，夏雨清说民宿是乡建的入口”引发了对“两者间有何联系”的思考，从宗祠在乡村中的作用以及百姓对宗祠的情感，旁征博引论证“做强宗祠文化，才能做好民宿产业”的观点。又比如，他在《旧影院活化思路》中，面对曾经承载一个时代繁荣、一代人挥之不去记忆的旧影院，“用吧不敢，拆吧也不敢，修吧没有钱”的窘迫境地，通过大洋公社文化宫改造这一案例，提出了“文化多元化、文化市场化”的旧影院活化思路。读他的这些文章，感佩他的分析能力，他能够将大量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，开解决决这些问题的“处方”，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
培奋的这本书，文风十分朴实，没有深奥的大道理，没有生僻的名词，通俗易懂，读来很容易将人带入其中，产生共鸣。这本书的编排也十分巧妙，用了日记体的形式，标明写作日期，但又不是日记。这样的编排，便于阅读。哪怕是茶余饭后，只有片刻时间，也可以读上一二篇。当然，这样的编排，得益于从问题出发，一问题一思考，也与他长期在基层工作有关。农村工作，面对百姓，问题实实在在地在存在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实实在在的，管用实用，来不得半点含糊、半点虚假。

读培奋这本书，还有个感觉，就是他的直率，敢于直面问题，直诉观点。如《租房建房那么难、市下下乡道路长》《永泰、仙游、永春可以连成一线吗》等，虽然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未必苟同，但起码启迪了思路，引发了思考。

培奋做了一件聚沙成塔的事，小问题如沙，培奋将它们聚在一起，从一个个小问题入手，思考“乡村振兴如何做”这个大问题，收到了以小见大之效。我以为，读一读他的这本书，能够有所获益。

父亲的山庄

■ 池宜彦

父亲独居山村两年了，但他不觉得孤独。家里的一草一木，一菜一蔬，都是他的安排与实现，符合他的兴致与快乐。

作为农民，父亲不算合格，虽说十八般“农艺”皆全，但均不达敬业和专业，我总认为他缺乏“正宗”农民的勤劳、坚韧、善做善成等属性。年轻时，他说服母亲在偏僻的村角安家。母亲不拒不冷，接受离群索居，纯属被他“园林式”的农居图景所“诱惑”。我们小时候，也总被他的描绘而憧憬——他指着居家四周的山地说，以后南坡有竹，北坡有李，园内是梨，田间是瓜，屋边有桃，屋后是菜……不沉浸其中都难。

父亲很会赏园。他是全村第一个种猕猴桃的。水井边曾种过一棵小藤苗，是他外出时看到人家种了一大片，就要了一株回来“发展”的。后来那苗长了一架子藤蔓，就是没结过什么果。仅凭一棵，能指望它施展出什么拳脚呢？父亲的小打小闹在此初露端倪。

父亲是全村最早种李奈的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周边的水果仍局限于传统的柿、桃、梨、李，产量和品质很一般。父亲从外地引回最时兴的李奈，此种果子表皮青绿光滑，产量大，成熟后甜度高，一度刷新了我对水果的认知。引种是成功的，新果一出，就有人来定购，十里八乡还有人专程来剪枝嫁接。

但父亲就种十几株，一年充其量就卖几百元，离他所描绘的“果园规划”差远了。

父亲还引种过黄杏、水蜜桃、丰水梨、黄桃梨、胭脂李，一度实现了全家的水果“自由”，但都没能达到致富。我明白了，他的优点是敏而好学，勇于创新；缺点是点到为止，虎头蛇尾。他敢尝试，善种植，但长期满足于“小农”状态，一生种植三五亩水稻养育一家，诸多“突破”，都是顺带的，有点“夜里道路千万条，醒来依旧卖豆腐”的意思。

父亲的园林式居家理想，到底在他晚年时实现了：他种竹的竹子，长成了绿意荡漾的碧涛；他垦植出的山地种成了桂花林；园子里四季都种着一些蔬菜，门埋地边沿种着南瓜、葫芦、丝瓜，远些的菜地种着时令蔬菜或番薯——他给自己构筑了一个“绿树四合、瓜果飘香、种花种豆、悠然见山”的住所。

我甚至把父亲赖着不走的老家称为他的“山庄”。父亲着是住在园林里了，享受着自己毕生打造的美景和氛围，悠然自得，欣然自悦。他把晚年安顿其中，既是他的安心，也是子女们的放心。我已然羡慕起父亲与他的山庄了。

【百姓茶摊】

